

孺子帝 4

朝堂上的博弈

冰临神下

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孺子帝 4

冰临神下
◎著

朝堂上的博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孺子帝. 4 / 冰临神下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8.9

ISBN 978-7-5596-2288-4

I. ①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30952号

孺子帝. 4

作 者: 冰临神下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Violet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44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5

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288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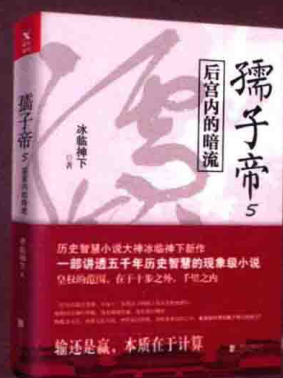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4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冰临神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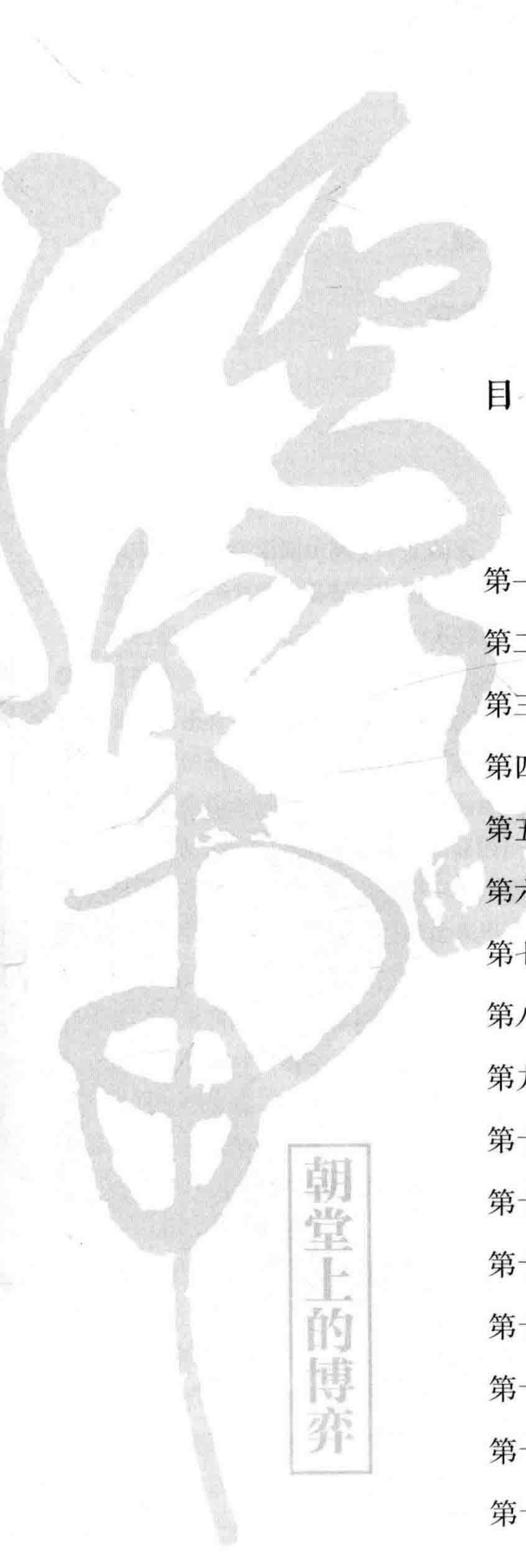
起点大神级作者，代表作有《死人经》《拔魔》《孺子帝》《大明妖孽》。冰临神下行文风格云波诡谲，笔下人物性格丰满生动，素有“文青”之称，作品大气开阔，具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准和思想深度。



《孺子帝 5 后宫内的暗流》
即将上市



责任编辑：咎亚会 夏应鹏
 特约监制：王传先
 产品经理：王 晶
 特约编辑：张 倩
 营销支持：林沫言
 封面设计：VIOLET
 Q11529797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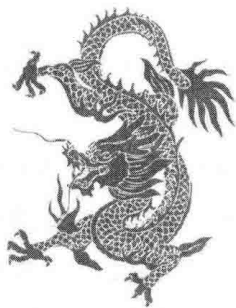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第一章 宝玺现身 / 001
- 第二章 心照不宣 / 013
- 第三章 轻重缓急 / 025
- 第四章 孰是孰非 / 038
- 第五章 琴音再断 / 050
- 第六章 女人的战斗 / 064
- 第七章 声名远扬 / 077
- 第八章 夜袭晋城 / 090
- 第九章 文臣的选择 / 103
- 第十章 谁人可用 / 116
- 第十一章 皇帝得病 / 128
- 第十二章 六亲不认 / 141
- 第十三章 逃为上计 / 154
- 第十四章 不寻常的夜晚 / 168
- 第十五章 劝降 / 181
- 第十六章 选人与用人 / 193

- 第十七章 权臣的选择 / 205
- 第十八章 朕之职责 / 217
- 第十九章 皇帝的困扰 / 222
- 第二十章 唯一的出路 / 231
- 第二十一章 互不知情 / 243
- 第二十二章 重新谈判 / 255
- 第二十三章 蜂拥而至的使者 / 268
- 第二十四章 新婚之夜 / 276
- 第二十五章 信马由缰 / 289
- 第二十六章 洛阳 / 302
- 第二十七章 后宫大势 / 307
- 第二十八章 宫中从无争斗 / 320
- 第二十九章 分工 / 332
- 第三十章 宠妃 / 344
- 第三十一章 开诚布公 / 356
- 第三十二章 金锅 / 368
- 第三十三章 江湖盟主 / 376
- 第三十四章 皇帝需要的人 / 388





第一章

宝玺现身

刑吏张镜将洛阳四坊翻了个底朝天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，杂七杂八的印章搜到一大堆，没一个与宝玺有丁点相似的。

天已经亮了，离午时还有两个多时辰，虽然皇帝与丑王的赌约是三天，张镜却只有两天。看着一群无奈的公差，张镜越想越怒：“洛阳公差真是厉害，在自己家里竟然还有找不到的东西。行，你们真行，我张镜算什么？刑部的一名小吏而已，拜诸位所赐，过了今天午时，我连小吏也不是了，平民百姓一个。我没有别的本事，今生今世大概只有一次机会面见陛下，负荆请罪，我没怨言，但是诸位，别指望我给你们、给洛阳说一句好话！”

张镜真是气极了，洛阳公差当中有不少他的朋友，平时往来甚密，结果在最紧要的关头，却得不到帮助。可惜他来不及调遣京城的亲信，否则的话，他能将整个洛阳掘地三尺。

刑部官员发怒，洛阳众人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开口辩解。

张镜已经无计可施，洛阳毕竟不是他的地盘，许多狠辣的手段用不上，留给他的时间又这么短，心中对皇帝不禁也生出埋怨：既然让自己找回宝玺，就该给予相应的权力，皇帝倒好，随口一句话，让自己大海捞针……

张镜强行驱逐这些想法，午时之前，他还得去面见皇帝，万一流露出半点不满，下场就不只是免职了。

张镜挥手命公差散去，剩下的这点时间，他得想想别的办法，洛阳豪侠不止丑王一个……

张镜回头看到一名老公差跟在身后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好像有话要说。

“有事？”张镜生硬地说，叫不出此人的姓名。

老公差笑道：“张大人还想继续寻找宝玺吗？”

张镜心中一动，语气立刻缓和下来，拱手道：“恕我眼拙，阁下是……”

“洛阳的一名公差而已，有幸为大人做事，贱名不值一提。我有一个主意，

或许能让大人安然度过此劫。”

“愿闻高见。”

“大人接下来还要找人帮忙吧？”

“当然，时限未到，总不能就这么放弃。”

“斗胆问一句，大人要找谁？”

“本地的几位朋友。”张镜含糊其词。

“嗯，大人有没有想过，洛阳豪侠以丑王为首，与其找别人帮忙，不如直接去见丑王本人。”

“和陛下打赌的人就是丑王！”

“没错，打赌的人是陛下与丑王，不是张大人。”

张镜先是一愣，然后豁然开朗，对老公差的态度越发恭敬：“我该怎么登门？要带什么礼物？”

老公差嘿嘿笑道：“大人虽在朝中为官，可是出身谭家，也算半个江湖人物，为何对丑王毫无了解？大人什么都不用带，空手去，表现得越惨越好。”

张镜沉吟片刻：“只怕陛下知晓此事之后，会以为我有异心。”

“宝玺重要，还是‘异心’重要？陛下对大人的印象可以慢慢改变，没有宝玺，可就什么都谈不上了。”

张镜一拱到地：“多谢前辈指引，此恩此德，张某牢记于心。”

半个时辰之后，刑吏张镜在洛阳东城的一条普通小巷里，登门拜访丑王，没聊太久，很快告辞，神情严肃，似乎不太高兴。坊间传言，都说京城官吏想要强迫丑王交出宝玺，却没能成功。

军营里，韩孺子送走了房大业。老将军对齐地颇熟，对这一战并不担心，心中挂念的仍是北疆：“匈奴人若是继续进攻碎铁城，意在报复，守住就行，无须大动干戈。若是进攻马邑城，必有大举南侵之志，陛下定要小心应对，不可轻易犯险。”

韩孺子谢过老将军，回帐之后立刻召见河南尹韩稠等当地官员，后天一早他也要出征，希望能够在走之前解决放粮一事。

洛阳官员在皇帝面前越发恭敬，即使有令平身，他们也都跪着。韩稠对自己的皇叔身份完全不当回事，跪在众官之前，报告私仓放粮的情况。

看样子形势大好，皇帝提出的要求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，一日之间，洛阳商户承诺捐出的粮食已与官仓相差无几，以后还能更多，按韩稠的粗略估计，最终数量起码是官仓的三倍。

“圣恩浩荡，百姓蒙福，洛阳群商深受感动，都说放粮之事下济黎民、上报

朝廷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……”

报告数字只用了一小会儿，歌功颂德花费了几倍的时间，韩稠最后道：“微臣斗胆做主，给予洛阳群商几句许诺，让他们以后入关进京的时候能更方便一些，算是对开仓放粮的一点补偿。”

韩孺子已经听烦了，点点头：“如此甚好，也不能让洛阳商户白白损失，他们有何要求都报给户部刘侍郎，写份奏章给朕。”

在韩稠的带领下，洛阳群官山呼万岁，然后告退。

离午时还差一会儿，韩孺子召见随行的京城官员，任命国子监博士瞿子晰为河南郡御史，专门监督放粮一事。这是一项临时任命，所谓的河南郡御史连官印都没有，唯一的特权是能直接给皇帝写奏章。

事情进行得太顺利，韩孺子反而有点担心，所以要留一个人监督洛阳。

午时刚过一点，韩孺子召见张镜。

张镜匍匐在地，两手空空，显然没能找回宝玺。韩孺子并不意外，甚至有一点安心，刑吏毕竟没有他想象中的无所不能，不过张镜的刑部司主事算是当到头了。

“宝玺何在？”韩孺子还是正常发问。

“微臣无能，没有及时找到宝玺，请陛下降罪。”

“你既然立过军令状，没什么可说的，退位让贤吧。”

“微臣不敢恋位，只是努力至今，寻玺已有眉目，望陛下宽限半日，容臣找回宝玺，以报圣恩，从此心中无憾。”

韩孺子盯着张镜看了一会儿：“只能延到今晚子时。”

张镜磕头谢恩，匆匆退去。

东海王站在皇帝身边，等张镜走出帐篷，说道：“他好像胸有成竹啊。”

韩孺子也看出来了：“你能想到吗？皇帝一多半时间竟然要与朝中的大臣斗智斗勇。”

东海王嘿嘿干笑。

“有话就说。”

“那我就说啦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出错的是陛下，而不是大臣？”

韩孺子扫了一眼东海王：“看来你真有话要说。”

“嘿嘿，陛下让我说，我怎敢藏私？母亲曾经对我说过……”东海王神情一暗，马上又恢复正常，“不对，应该是罗焕章说的，他说，皇帝虽是天下至尊，可也有自己不能做的事情，比如，皇帝总不能亲自去教人种地吧？因此，君有君德，臣有臣责，民有民分，各安其位，方能天下太平，若有一方逾越，难免麻烦

不断。”

这听上去的确像是儒生的看法，韩孺子道：“你说是我过界了？”

“皇帝嘛，应该有这个权力吧。”东海王不肯把话说死，但他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你之前总说自己当皇帝之后如何如何，那不叫逾越？”

东海王神情尴尬：“陛下记得真清楚。容我斗胆说一句，那都不叫逾越：皇帝可以兴建宫室，可以广纳美女，可以骄奢无度，可以报仇雪恨……只要是满足自己，就不叫逾越。除此之外，打仗是武将的事，治理天下是文臣的事，陛下却要样样亲力亲为，文臣武将不知所措，自然显得有些笨拙。”

“你是让我做昏君、庸君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！”东海王瞪大双眼，随即笑道，“我是建议陛下做无为之君、逍遥之皇、至尊之帝。”

韩孺子想了一会儿：“你说得没错。”

“陛下想明白了？”

“就有一点不妥，你的无为、逍遥、至尊，只对太平皇帝有用，如今天下困顿，内忧外患不断，一官无为，一地之民受害，皇帝无为，则大楚危矣。”

“我就是随便一说，陛下天生劳碌命，就算天下太平，也未必能悠然自得地待在宫里。”

“这可不是随便一说，你的话很有道理，起码大臣的想法跟你一样，所以韩稠才会以酒色财物送我。”

韩孺子拒绝参加酒宴，送来的美女也都退回，可韩稠没有因此放弃讨好皇帝，各种奇珍异玩络绎不绝地送来，几乎要将侯府搬空，这时都堆在附近的帐篷里，韩孺子身边一件也不留。

“连丑王的想法也跟你一样，他说过‘狮虎抓不住飞鸟，鹰隼捕不了地下的老鼠’，就是在告诉我远离江湖。”

“丑王太狂，陛下可以当成私人恩怨解决，这样的话就不算逾越了。”

“我非要‘逾越’过去看看。”

东海王笑而不语，他想当皇帝，却不想当韩孺子这样的皇帝。

这一天过得飞快，东方传来消息，东海国果然从无事可做的船工当中招募了大量士兵，但这些人并非主力，“上官盛”另有军队相助，具体来源尚无人知晓。

离子夜还有两刻钟，张镜来见皇帝，仍然两手空空，但是信誓旦旦地说：

“子夜之前，宝玺肯定会回到陛下手中。”

张镜心中忐忑，却只能硬着头皮扛下去，宁冒杀头的危险，也不想回乡种田。

好在他没有等太久，大概一刻钟过后，宝玺真的回来了，送来者却不是丑王。

侍卫王赫捧着宝玺，呆呆地走进帐篷，比皇帝还要意外。

王赫叫上两名最信任的侍卫当帮手，连续两个晚上去丑王家中打探情况。

王坚火声名显赫，却不富裕。有三座宅院，两座空置，只有祖宅住人，地方颇大，一半已经废弃，另一半住满各色人等。有自家男性亲属，有来求助的，有慕名结交的，有什么都不说只想暂住几晚的。到了饭点谁都不用客气，王家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，没有亲疏贵贱之分，唯一的区别是某些客人能得到单独接见。

三名侍卫将王宅搜了个遍，一名侍卫甚至冒充客人住了一晚，结果一无所获。王宅没有女眷，自然也没有所谓的内宅，客人任何地方都能去。有一间屋子堆着不少散碎的金银与铜钱，谁都能拿，谁也都可以放进去一些。

令人惊异的是，这里的钱从来就没有完全空过，来者都很自觉地取用相应之数，不多不少。

那名假装客人的侍卫好奇地打听过去，得到几个含混不清的故事。据说曾有人心生贪念，拿光屋子里的金银，可事情瞒不住，仅仅三天，此人便身败名裂，连自家亲人都鄙夷与他说话。最后还是丑王亲自出面解围，此人才获得原谅，可还是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不敢出现在江湖中。

另有一种说法，丑王救过不少权贵与豪侠，甚至还有大盗，这些人重新发达之后，向王宅派送仆人与食物，仆人的职责之一就是盯着金银屋，不让它变空。

同样姓王，侍卫王赫对王坚火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决定放弃任务，期限一到，就去向皇帝请罪。结果，在子夜前不久，他去自己帐篷里收拾物品时，发现宝玺就摆在床上，没有包裹，没有遮掩。

王赫立刻捧到皇帝帐中，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没有任何隐瞒，连自己曾有放弃任务的打算也都坦白了。

韩孺子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怒，先将中司监刘介叫进来，他担任中掌玺多年，对宝玺最为熟悉，一眼就认出这的确是真的。为谨慎起见，他双手捧着，远远地对着烛光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最后道：“是宝玺。”

“朕巡行期间，宝玺仍由你掌管。”韩孺子说。

刘介躬身应是，取出巾帕，将宝玺小心地包裹起来，收入怀中，双手护着，像是刚刚得知自己有孕在身的妇人。

一场心照不宣、洛阳皆知的打赌波澜不惊地结束。皇帝赢了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看着跪在前方的侍卫王赫和刑吏张镜，心中暗暗摇头。

严格来说，宝玺不是张镜找回来的，可他预言了宝玺重现的时间，无功无过。

“张镜，你已经见过王坚火了吧？”

“是，微臣上午去过王宅。”

“那里真像王赫所言，任人出入？”

“是，微臣未经通报，也找不到人通报，直接进府，很容易就见到了丑王。据传他很少出门，偶尔不在，也要留下字条，或者托人传话，几时走、几时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嘿。”韩孺子冷笑一声，如此说来，丑王亲自拜见皇帝，算是给了很大面子，“你觉得王坚火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张镜茫然片刻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俯首道：“不愧洛阳大侠之称。”

“因为他保住了你的官位。”

张镜连连磕头，不敢接话。

韩孺子命刑吏退下，又问侍卫同样的问题：“你觉得王坚火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王赫也是磕头：“我不敢轻下断言。”

“他会武功吗？”

“依我所见，丑王常与客人讲较武艺，自己也练拳，但只是强身健体，绝非高手。”

“你们去王宅察看情况时被发觉了，这说明要么王宅暗藏高手，要么是你的手下走漏了消息。”

“我能以性命相保，我们三人绝没有走漏只言片语。”

“那就是王坚火身边有高手了。可宝玺就放在你的帐中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他的高手太厉害，连重重卫兵与侍卫都拦不住，还是军营里有人被他买通了？”

王赫回答不出来，也不敢回答，只能磕头请罪。

韩孺子挥手让侍卫头目退下，默默地想了一会儿，对留在身边的刘介说：

“人家能将宝玺送回来，自然也能拿回去，咱们能怎么办？你服侍过武帝，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吗？”

“碰到过。”

听到这个回答，韩孺子微微一愣：“这件事也要保密吗？”

刘介摇摇头，双手仍然护在肚子上，眯起双眼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是武帝二十五年的春天，我还是御马厩的一名小太监，武帝正当壮年，非常喜欢骑马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要在马背上待至少一个时辰。当时的皇太后为此没少指责我们这些太监，以为是我们引诱陛下不务正业，时时有受伤的危险。”

回想往事，刘介露出一丝微笑，很快就端正颜色：“结果越怕什么越出什么，武帝那天心情好，召来许多宿卫赛马，别人都知道让着、护着武帝，偏偏有一个年轻人不懂规矩，抢在了武帝前头。武帝不服气，连跑三圈，一时大意，跌下马，昏了过去。”

刘介脸色微变，即使过去这么多年，他还是感到害怕：“在场有一百多人，全都吓坏了，我们这些太监忙着救护武帝，那些宿卫将不懂规矩的年轻人抓了起来，要将他当场处决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韩孺子听得有点入迷，甚至忽略了这与宝玺一事并无多少关联。

“好在武帝很快就醒了，要求任何人不得将事情告诉太后，然后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坐骑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还记得那匹马的样子，全身乌黑，四蹄雪白，武帝赐名‘龙骧’，是武帝最宠爱的七匹马之一，可武帝说此马虚有其表，将主人摔下来无罪，跑不过普通马才是死罪。”

“那个不守规矩的年轻人呢？”

“哦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几名宿卫压着那人的头颅，一大堆人呵斥他，命令他向武帝磕头请罪，连我也跟着喊，还在他屁股后面踢了一脚，不为别的，他差点儿将我们全都害死。”

韩孺子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很难想象耿直的刘介也有浑水摸鱼泄私愤的时候。

“可这人不服。”刘介不自觉地挺直了身子，好像被那个狂傲的年轻人附体，“他被迫跪下，却不肯低头，反而大声嚷嚷，说自己无罪，说什么‘赛马就是赛马，让来让去，陛下永远也挑不出真正的千里马，骑术更是得不到长进’。陛下听听，这算是什么话？”

“可他说得很有道理啊。”韩孺子站在年轻人一边。

刘介又像平时一样躬身，微笑道：“武帝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赦此人无罪，还封他为将军，让他带兵打仗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他应该是有名的将军了？”

刘介点头：“或许是最有名的将军了，他叫邓辽，平定匈奴的最大功臣之一，可惜英年早逝，若不是武帝慧眼识珠，邓大将军一生都将默默无闻。”

韩孺子呆了半晌：“原来邓大将军是这么被武帝看中的。”

“嗯，武帝看中邓辽的不是狂傲，而是他坚持做正确的事情。武帝曾经私下里说，前线军情瞬息万变，敌人诡计不断，自己人也是各持一端，难得意见一致。常常这个人想的是粮草，那个人想的是军功，还有人想的是后备兵力的多寡，更有人只在意官爵的高低，主帅必须是邓辽这种人，能够不为所动，一心只想打胜仗，管你尊卑贵贱，能战者上，不能战者退，就算皇帝亲自开口干涉，他也不接受。”

“这才是真正的大将军啊！”韩孺子由衷称赞，他身边可没有这种人，柴悦

和房大业堪称将帅之才，但与邓辽的这份执着还是相差太远。

韩孺子悠然神往，过了一会儿问道：“可是这跟宝玺、跟王坚火有什么关系？”

刘介捧着怀中的宝玺跪下，先为自己要说的话请罪，然后道：“陛下说得没错，能送来宝玺的人，也能再次盗走宝玺，可是换种想法，或许此人还是保护宝玺的最佳选择。”

韩孺子立刻摇头：“他是江湖人，不为帝王所用，而且他那一套江湖手段，用不到国家大事上，就连武帝，也对豪侠大开杀戒，没有重用其中任何一人。”

刘介跪在地上不吱声，韩孺子忍不住问道：“刘公认识丑王？”

“素未谋面，更无往来。我只是讲一段武帝往事，至少该用何人、如何用人，那是帝王之术，我白在武帝身边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学到。”

“是朕多心了，刘公下去吧，选十名侍卫，专门用来保护刘公与宝玺。”

“遵旨。”刘介起身，慢慢退出帐篷。

韩孺子早对豪侠动了杀心，这时仍未改变，可他明白，武帝的凶残手段行不通，那只是给新一代豪侠扫清道路。

丑王的确是位奇人，他与皇帝打赌，却在最后半天悄悄交回宝玺，将胜利拱手相让，不仅没救下谭家人，还搭上自己一家子，更让许多押他获胜的赌徒血本无归。

他将所有主动权都交到皇帝手里，韩孺子反而不好选择。

还有孟娥，韩孺子最大的困惑是宝玺怎么会从孟娥手里转到丑王那里。他打算明天一早召见王坚火，将这件事彻底解决。

跟往常一样，韩孺子早早起床，浏览从京城送来的大量奏章，从中发现一点门道。

东海王说得没错，皇帝在某些地方可以随心所欲，在另一些地方却是寸步难行。

皇帝根本没提要求，甚至连暗示都没有，从宫里到朝廷已经开始主动满足他的种种需求，这里挖一座池塘，那里建一座消夏离宫，建议册封皇帝生母为第二位太后的奏章越来越多，宫里甚至开始为皇帝选妃子，相关部司不仅同意，而且全力配合，没有半点推诿。

杨奉在选妃奏章上批复的是“事不宜迟”。

如果韩孺子甘心住在宫里，醉心于种种享受，那他会过得非常舒服，唯一的问题是，帝位可能不稳。

韩孺子轻叹一声，猛然一惊，自己重夺帝位才多久，竟然就已心生倦怠？

他接着阅读剩下的奏章副本，内容更加无聊，却能体现朝廷的真正运作方式，多半与官员的任免升降有关，还有大量的封赏。过去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多，的确需要论功行赏。

他越看越怒，反复无常的两名御史居然立了第一等功，在奏章里，他们是支持皇帝复位的首倡者与执行者，以后的史书里可能也会这么记载。

与皇帝出生入死的南、北军将士获得大量奖赏，以金银、布帛、土地为主，升迁者却寥寥无几，柴悦率军及时赶到，但是没有参加战斗，只有追捕之功，实授北军军正。

柴悦之前的军正之职名不正言不顺，现在得到了正式承认，对于一名军中履历不深的年轻将军来说，这算是一步登天。

至于率领北军主力返京的林昆升、房大业等人，功劳更低，甚至不如许多躲在家中两边观望的大臣，奏章里说他们“一朝闻命群起响应”。

杨奉全都批复同意，甚至建议给两名御史再增加一些封赏。

韩孺子真想一把将杨奉从京城揪过来，问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明明是“论功行赏”，最后怎么变成了“按官职给赏”？太傅崔宏就因为品级最高，所以祸乱京城的罪过被一笔勾销，同玄殿前的拥戴之功却被大书特书，不仅本人被封为大将军，连儿子崔腾都被封侯。

崔腾立功不小，可还不到封侯的地步，而且这次封侯与他本人无关，完全是承袭父恩，韩孺子不想这么快就抬举他。

韩孺子推开奏章，气愤难平，他明白杨奉的用意：眼下天下未平，不宜多树强敌，反而要安抚朝中大臣，让他们心无怨恨与恐惧。

静坐片刻，韩孺子变得心平气和，思来想去，杨奉的做法其实是眼下唯一的选择，既然如此，何必表现得心不甘情不愿呢？不如笑脸相迎，还能让安抚的效果更好一些。

他又拿起剩下的奏章，有一份奏章不是副本，也没有批阅，来自随行的户部侍郎刘择芹，他的动作倒快，已经制订如何回报洛阳富商的计划，皇帝审阅之后就可以照此拟旨颁布了。

这是韩孺子第一次自己批阅奏章，非常在意，正要仔细阅读，中司监刘介进来通报，王坚火到了。

韩孺子这才发现，午时已经快到了，自己没去参加例行的朝会，由崔宏与刘择芹主持的朝会应该已经结束。

张有才、泥鳅和四名侍卫一直守在皇帝身边，可是整个上午他们都鸦雀无

声，除了偶尔倒杯水，就跟不存在一样。

时间就这么过去了，韩孺子看了一堆奏章，发了一会儿火，然后火又消了，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做。

韩孺子心中感到一丝惊恐，甚至有点感激丑王的到来，起码这是他此时此刻就能做成的一件事。

东海王早就等在帐外，听说皇帝闲下来，立刻溜进帐篷，行礼之后站在皇帝身边，若有外人看到，还以为他陪了皇帝一上午。

王坚火走进帐篷，恭恭敬敬地跪拜：“草民听说陛下已经找回宝玺，可喜可贺。”

“只是听说？”

王坚火不作回答。

“朕倒是听说，整个洛阳都在传言你与朕打赌，看谁能够先找回宝玺，甚至有人开了赌局，而且看好你的人比较多。”

“只是个别人的谣传，不值一提，草民的确曾提出打赌，可陛下没有接受，无论谁来询问，这都是草民给他们的回答。”

“如果朕这个时候接受打赌，算不算无赖？”

王坚火正常的半边脸微微一笑，更显惊悚可怖：“陛下任何时候接受，都是赢的一方，都不能算是无赖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朕赢了，就是你输了，你不仅失去一切，王家数十口人也都由朕处置。”

“是杀是放，皆由陛下决定。”王坚火顺从得像是一条爪牙松动的老狗。

韩孺子看向东海王：“你觉得哪一种惩罚更好？”

“啊？我……我觉得……流放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大罪。”

“不，这是僭越尊卑的大罪，如果洛阳一介草民都能让朕颜面无存，朕又凭什么扫荡宇内呢？”

东海王并不在意丑王的生死，他过来是想听听皇帝要如何处置谭家，这时张口结舌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王坚火，你以豪侠著称，一诺千金，一呼百应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都在与朝廷争夺民心，仅此一条就是死罪，你认罪吗？”

“草民认罪，草民狂妄，身为布衣之士，却结交四方豪杰，醉心于迎来送往，以侠名自傲，对国家全无益处，罪莫大焉。”

东海王眨眨眼睛，隐约觉得这两人像是在演戏，他却不明白用意何在。

“嗯，认罪就好。让朕想想，流放太轻，死刑太痛快——王坚火，你可有妻